

列國志

四

原
书
缺
页

1-12缺页

臺上羣臣大悅而笑，惟句踐面無喜色；范蠡私嘆曰：『越王不欲功歸臣下，疑忌之端已見矣！』次日，入辭越王曰：『臣聞：「主辱臣死。」向者，大王辱於會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欲隱忍成越之功也；今吳已滅矣，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，願乞骸骨，老於江湖。』越王惻然，泣下沾衣，言曰：『寡人賴子之力，以有今日；方思圖報，奈何棄寡人而去乎？留則與子共國，去則妻子爲戮！』蠡曰：『臣則宜死，妻子何罪？死生惟王，臣不顧矣！』是夜，乘扁舟出齊女門，涉三江入五湖。——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，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——

次日，越王使人召范蠡，蠡已行矣；越王愀然變色，謂文種曰：『蠡可追乎？』文種曰：『蠡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不可追也。』種旣出，有人持書一封投之；種啓視，乃范蠡親筆。其書曰：

『子不記吳王之言也！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越王爲人，長頸烏喙，忍辱妬功；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安樂。子今不去，禍必不免！』

文種看罷，欲召送書之人，已不知何往矣。種快快不樂，然猶未深信其言，嘆曰：『

少伯何變之過乎？」

過數日，句踐班師回越，攜西施以歸；越夫人潛使人引出，負以大石，沉於江中。曰：「此亡國之物，留之何爲？」——後人不知其事，訛傳范蠡載入五湖，遂有：「載去西施豈無意，恐留傾國誤君王」之句。按范蠡扁舟獨往，妻子且棄之，况吳宮寵妃，何敢私載乎？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，乃以計沉之於江，此亦謬也。羅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：「家國興亡自有時，時人何苦咎西施？西施若解亡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」再說：越王念范蠡之功，收其妻子，封以百里之地；復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，置之座側，如蠡之生也。

却說：范蠡自五湖入海，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，遂入齊；改名曰鴟夷之皮，仕齊爲上卿。未幾，棄官隱於陶山，畜五牝，生息獲利千金，自號曰陶朱公。——人所傳致富奇書，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——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，與晉張翰唐陸龜蒙爲「三高祠。」宋人劉寅有詩云：

「人謂吳癡信不虛，建崇越相果何如？千年亡國無窮恨，只合江邊祀子胥。」

句踐不行滅吳之賞，無尺寸地分授；與舊臣疎遠，相見益稀。計倪佯狂辭職，曳庸；等亦多告老；文種心念范蠡之言，稱疾不朝。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，譖於王曰：『種自以功大賞薄，心懷怨望，故不朝耳。』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，以爲滅吳之後，無所用之；恐其一旦爲亂，無人可制。欲除之，又無其名。其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，欲借越兵伐魯，以除去三家，乃借朝越爲名，來至越國，句踐心虞文種，故不爲發兵，哀公遂死於越。

再說：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，種爲病狀，強迎王入；王乃解劍而坐，謂曰：『寡人聞之：「志士不憂其身之死，而憂其道之不行。」子有七術，寡人行其三，而吳已破滅；尙餘四術，安所用之？』種對曰：『臣不知所用也。』越王曰：『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！』言畢，卽升輿而去；遺下佩劍於坐，種取視之，劍室有「屬鏤」二字，卽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也。種仰天嘆曰：『古人云：「大德不報。」吾不聽范少伯之言，乃爲越王所戮，豈非愚哉！』復自笑曰：『百世而下，論者必以吾配子胥；亦復何恨？』遂伏劍而死。越王知種死，乃大喜，葬種於臥龍山；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。葬一年，海

水大發，穿山脅，冢忽崩裂；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。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，前爲子胥，後乃文種也。髯翁有文種贊曰：

「忠哉文種，

治國之傑！

三術亡吳，

一身殉越。

不共蠡行，

甯同胥滅；

千載生氣，

海潮疊疊。」

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，周元王之七年也。其後子孫，世稱爲霸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：晉國六卿，自范，中行，二氏滅後，止存智趙魏韓四卿；智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，欲別其族，乃循智瑩之舊，改稱智氏。時智瑤爲政，號爲智伯；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，諸侯莫討，於是私自立議，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。晉出公之地，反少於四卿；無可奈何！

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，有子數人；長子名伯魯，其最幼者，名無卹，乃賤婢所生。有善相人者，姓姑布，名子卿，至於晉；鞅召諸子使相之，子卿曰：『無爲將軍者。』鞅嘆曰：『趙氏其滅矣！』子卿曰：『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，相從者皆君府中人，此得非君之子耶？』鞅曰：『此吾幼子無卹；所出甚賤，豈足道哉？』子卿曰：『天之所廢雖貴必賤』

；天之所興，雖賤必貴。此子骨相，似異諸公子；吾未得詳視也，君可召之。』鞅使人召無卹至，子卿望見遽起，拱立曰：『此真將軍矣！』鞅笑而不答。

他日悉召諸子，叩其學問；無卹有問必答，條理分明。鞅始知其賢，乃廢伯魯，而立無卹爲適子。

一日，智伯怒鄭之不朝，欲同趙鞅伐鄭，鞅偶患疾，使無卹代將以往；智伯以酒灌無卹，無卹不能飲，智伯醉而怒，以酒罈投無卹之面，面傷出血。趙氏將士俱怒，欲攻智伯；無卹曰：『此小恥，吾姑忍之。』智伯班師回晉，反言無卹之過，欲鞅廢之，鞅不從。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。趙鞅病篤，謂無卹曰：『異日晉國有難，惟晉陽可恃，汝可識之。』言畢遂卒。無卹代立，是爲趙襄子——此乃周貞定王，十一年之事——時晉出公憤四卿之專，密使人乞兵於齊魯，請伐四卿。齊田氏，魯三家，反以其謀告於智伯，智伯大怒，同韓康子虎，魏桓子駒，趙襄子無卹，同四家之衆，又伐出公；出公出奔於齊，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，是爲哀公。自此晉之大權，盡歸於智伯瑤；瑤遂有代晉之志，召集家臣商議。

畢竟智伯成敗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八十四回

智伯決水灌晉陽……豫讓擊衣報襄子

話說：智伯名瑤，乃智武子驪之孫，智宣子徐吾之子；徐吾欲建嗣，謀於族人曰：『吾欲立瑤何如？』智果曰：『不如宵也。』徐吾曰：『宵才智皆遜於瑤，不如立瑤。』智果曰：『瑤有五長過人，惟一短耳；美鬚長大過人，善射御過人，多技藝過人，強毅果敢過人，智巧便給過人——然而貪殘不仁，是其一短。以五長凌人，而濟之以不仁，誰能容之？若果立瑤，智宗必滅！』徐吾不以爲然，竟立瑤爲適子。智果嘆曰：『吾不別族，懼其隨波而溺也！』乃私謁太史，求改氏譜，自稱輔氏。

及徐吾卒，瑤嗣位，獨專晉政；內有智開，智國……等肺腑之親，外有絺疵，豫讓……等忠謀之士。權尊勢重，遂有代晉之志；召諸臣密議其事。謀士絺疵進曰：『四卿位均力敵，一家先發，三家拒之；今欲謀晉室，先削三家之勢。』智伯曰：『削之何道？』絺

疵曰：『今越國方盛，晉失主盟；主公托言興兵，與越爭霸。假傳晉侯之命，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，率其賦以爲軍資；三家若從命割地，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，智氏益強，而三家日削矣。有不從者，矯晉侯之命，率大軍先除滅之——此「食果去皮」之法也。』智伯曰：『此計甚妙——但三家先從那家割起？』絺疵曰：『智氏睦於韓魏而與趙有隙，宜先韓次魏；韓魏既從，趙不能獨異也。』智伯卽遣智開至韓虎府中，虎延入中堂，叩其來意；智開曰：『吾兄奉晉侯之命，治兵伐越；令三家各割采地百里，入於公家，取其賦以充公用。吾兄命某致意，願乞地界回復。』韓虎曰：『子且暫回，某來日卽當報命。』智開去，韓庶子虎召集羣下謀曰：『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，故請割地爲名；吾欲興兵先除此賊，卿等以爲何如？』謀士段規曰：『智伯貪而無厭，假君命以削吾地；若用兵，是抗君也。彼將借以罪我，不如與之；彼得吾地，必又求之於趙魏。趙魏不從，必相攻擊，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。』韓虎然之。

次日，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，親自進於智伯；智伯大喜，設宴於藍臺之上，以款韓虎。飲酒中間，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，置於几上，同虎觀之；乃魯卞莊子刺三虎之圖。

上有題贊云：

『三虎啖羊，勢在必爭；其鬪可俟，其倦可乘。一舉兼收，卞莊之能！』

智伯戲謂韓虎曰：『某嘗稽諸史冊，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；齊有高虎，鄭有罕虎，今與足下而三矣！』時段規侍側，進曰：『禮，不呼名，懼觸諱也；君之戲吾主，毋乃甚乎？』段規生得身材矮小，立於智伯之傍，纔及乳下；智伯以手拍其頂曰：『小兒何知，亦來饒舌！三虎所啖之餘，得非汝耶？』言畢，拍手大笑。段規不敢對，以目視韓虎，虎佯醉閉目應曰：『智伯之言是也。』卽時辭去。

智國聞之，諫曰：『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，韓氏之恨必深；若不備之，禍且至矣！』智伯噴目大言曰：『我不禍人足矣，誰敢與禍於我？』智國曰：『螞蟥蜂蠆，猶能害人，況君相乎？主公不備，異日悔之何及？』智伯曰：『吾將效卞莊子一舉刺三虎，螞蟥蜂蠆，我何患哉！』智國嘆息而出。史臣有詩云：

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復置三家；宗英空進興亡計，避害誰如輔果嘉！

次日，智伯再遣智開求地於魏桓子駒；駒欲拒之，謀臣任章曰：『若求地而與之，失

地者必懼，得地者必驕；驕則輕敵，懼則相親。以相親之衆，待輕敵之人，智氏之亡可待矣。」魏駒曰：「善。亦以萬家之邑獻之。」智伯乃遣其兄智宵，求蔡皋狼之地於趙氏，趙襄子無卹，銜其舊恨，怒曰：「土地乃先世所傳，安敢棄之？韓魏有地自予，吾不能媚人也！」智宵回報，智伯大怒，盡出智氏之甲，使人邀韓魏二家，共攻趙氏；約以滅趙氏之日，三分其地。韓虎，魏駒，一來懼智伯之強，二來貪趙氏之地，各引一軍，從智伯征進。智伯自將中軍，韓軍在右，魏軍在左，殺奔趙府中，欲擒趙無卹。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，奔告無卹，曰：「寡不敵衆，主公速宜逃難！」無卹曰：「逃在何處方好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莫如晉陽。昔董安于曾築公宮於城內，又經尹鐸經理一番；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，必能効死。先君臨終有言：「異日國家有變，必往晉陽。」主公宜速行，不可遲疑！」無卹卽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，望晉陽疾走；智伯勒二家之兵，以追無卹。

却說：無卹有家臣原過，行遲落後，於中途遇一神人；半雲半霧，惟見上截金冠錦袍，面貌亦不甚分明。以青竹二節授之，囑曰：「爲我致趙無卹。」原過追上無卹，告以所見，以竹管呈之；無卹親剖其竹，竹中有朱書二行：「告趙無卹，余霍山之神也；奉上帝

命三月丙戌，使汝滅智氏。『無卹令祕其事，行至晉陽，晉陽百姓咸尹鐸仁德，攜老扶幼，迎接入城，駐扎公宮；無卹見百姓親附，又見晉陽城堞高固，倉廩充實，心中稍安。卽時曉諭百姓，登城守望，點閱軍器，戈戟鈍敝，箭不滿千。愀然不樂，謂張孟談曰：『守城之器，莫利於矢；今箭不過數百，不勾分給，奈何！』孟談曰：『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，公宮皆牆垣皆以荻蒿，楮楚，聚而築之；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？』無卹使人發其牆垣，果然都是箭幹之料。無卹曰：『箭已足矣！奈無金以鑄兵器何？』孟談曰：『聞董安于建宮之時，堂室皆練精銅爲柱，瀉而用之，鑄兵有餘也。』無卹再發其柱，純是練過的精銅；卽使冶工碎柱，鑄爲劍戟刀槍，無不精利。人情益安。無卹嘆曰：『甚哉，治國之需賢臣也！得董安于而器用備，得尹鐸而民心歸；天祚趙氏，其未艾乎！』

再說：智趙魏三家兵到，分作三大營，連絡而居；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。晉陽百姓，情願出戰者甚衆；齊赴公宮請令。無卹召張孟談商之，孟談曰：『彼衆我寡，戰未必勝；不如深溝高壘，堅閉不出，以待其變。』韓魏無仇於趙，特爲智伯所迫耳；兩家割地，亦非心願。雖同兵而實不同心，不出數月，必有自相疑猜之事。安能久乎？』無卹納其言，親

自撫諭百姓，示以協力固守之意；軍民互相勸勉，雖婦女童稚，亦皆欣然，願効死力。有敵兵近城，輒以強弩射之。

三家圍困歲餘，不能取勝；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，嘆曰：『此城堅如鐵甕，安可破哉？』正懷悶間，行至一山，見山下泉流萬道，滾滾望東而逝，招士人問之；答曰：『此山名曰龍山，山腹有巨石如甕，故又名懸甕山；晉水東流，與汾水合，此山乃發源之處也。』智伯曰：『離城幾何里？』土人曰：『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。』智伯登山以望晉水，復遶城東北，相度了良久；忽然省悟曰：『吾得破城之策矣！』卽時回寨，請韓魏二家計議，欲引水灌城。韓虎曰：『晉水東流，安能決之使西乎？』智伯曰：『吾非引晉水也。晉水發源於龍山，其流如注；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，預爲蓄水之地，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，使水不歸於晉川，勢必盡注新渠。方今春雨將降，山水必大發；俟水至之日，決隄灌城，城中之人，皆爲魚鼈矣。』韓魏齊聲贊曰：『此計妙哉！』智伯曰：『今日便須派定路數，各司其事；韓公把守東路，魏公把守南路；須早夜用心，以防奔突。某將大營

移屯龍山，兼守西北二路，專督開渠築隄之事。』韓魏領命辭去。

智伯傳下號令，多備鍬插，鑿渠於晉水之北；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，盡皆壅斷。後於渠之左右，築起高隄，凡山坳洩水之處，都有隄壩；那泉源泛溢，奔激無歸，只得望北而走，盡注新渠。却將鐵枋閘板，漸次增添，截住水口；其水便有留而無去，有增而無減了。——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，即當日所鑿也——一月之後，果然春雨大降，山水驟漲，渠高頓與隄平；智伯使人決開北面，其水從北溢出，竟灌入晉陽城來。有詩爲證：

「向聞洪水汨山陵，復見壅泉灌晉城；能令陽侯添膽大，便教神禹也心驚。」

時城中雖被圍困，百姓向來富庶，不苦凍餒；況城基築得十分堅厚，雖經水浸，並無剝損。過數日，水勢愈高，漸漸灌入城中；房屋不是倒塌，便是淹沒。百姓無地可棲，無竈可爨，皆構巢而居，懸釜而炊；公宮雖有高臺，無卹不敢安居，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，周視城垣。但見城外水聲淙淙，一望江湖，有排山倒峽之勢；再加四五尺，便冒過城頭了。無卹心下暗暗驚恐；且喜守城軍民，晝夜巡警，未嘗疏忽，百姓皆以死自誓，更無二心。無卹嘆曰：『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！』乃私謂張孟談曰：『民心雖未變，而水勢不退；

倘山水再漲，闔城皆爲魚鼈。將若之何？」霍山神其欺我乎？」孟談曰：「韓魏獻地，未必甘心；今日從兵迫於勢耳。臣請今夜潛出城外，說韓魏之君，反攻智伯，方脫此患。」無卹曰：「兵圍水困，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！」孟談曰：「臣自有計，吾主不必憂慮。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，利兵器；倘微天之幸，臣說得行，智伯之頭，指日可取矣！」無卹許之。

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，乃假扮智伯軍士，於昏夜越城而出；逕奔韓家大寨，只說：「智元帥有機密事，差某面稟。」韓虎正坐帳中，使人召入；其時軍中嚴緊，凡進見之人，俱搜檢乾淨，方纔放進。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，身邊又無夾帶，並不疑心。孟談既見韓虎，乞屏左右，虎命從人閃開，叩其所以。孟談曰：「某非軍士，實乃趙氏之臣，張孟談也。吾主被圍日久，亡在旦夕；恐一旦身死家滅，無由布其腹心。故特遣臣假作軍士，潛夜至此，求見將軍，有言相告；將軍容臣進言，臣敢開口，如不然，臣請死於將軍之前！」韓虎曰：「汝有話但說，有理則從。」孟談曰：「昔日六卿和睦，同執晉政；自范氏中行氏，不得衆心，自取覆滅。今存者，惟智，韓，魏，趙，四家耳；智伯無故欲奪

趙氏蔡皇狼之地，吾主念先世之遺，不忍遽割，未有得罪於智伯也。智伯自恃其強，糾合韓魏，欲攻滅趙氏；趙氏亡，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。』韓虎沉吟未答。孟談又曰：『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，指望城下之日，三分趙氏之地耳。夫韓魏不當割萬家之邑，以獻智伯乎？世傳疆宇，彼尙垂涎而奪之；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，况他人之地哉？趙氏滅則智氏益強；韓魏能引今日之勞，與之爭厚薄乎？即使今日三分趙地，能保智氏，異日之不復請乎？將軍請細思之。』韓虎曰：『子之意欲如何？』孟談曰：『依臣愚見，莫若與吾主私和，反攻智伯；均之得地，而智氏之地，多倍於趙，且以除異日之患，世爲唇齒。豈不美哉？豈不美哉？』韓虎曰：『子言亦似有理，俟吾與魏家計議；子且去，三日後來取回復。』孟談曰：『臣萬死一生，此來非同容易；軍中耳目，難保不洩。願留麾下三日，以待尊命。』

韓虎使人密召段規，告以孟談所言；段規受智伯之侮，懷恨未忘，遂深贊孟談之謀。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，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，二人深相結納。

次日，段規奉韓虎之命，親往魏桓子營中，密告以：『趙氏有人，到軍中講話。如此